

綠營區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8169



類號 767.5-4246

登記號

7144

我那時候大約是二十

開始說。你知道，這是一段久已過去了

我是剛獲得我底自主權，我
外去，不是像那時常說的，「去完成我底
而是單因為我要去看看上帝底世界。我那時候正是年輕力強精神煥發，
許多的錢，煩惱還不曾近臨我身；我一無顧慮的生活着，儘照我所要做的
——一句話，我是像朵花那樣繁茂的生活着。在那時候，那種念頭從未躡進
跟腦，說是人不是一株植物，不能長久興榮。青春時候吃了一枚鍍金的薑

阿霞姑娘



030109

果就以爲那是他日常的食物。時候到來，他要乞求一塊麵包了。但來談這些是無須的……

漫無目的，漫無計劃，我遊歷着，隨時有一處地方叫我歡喜，我就逗留；一到我渴想見見新的面影——尤其是面影——時，我重又前進。我獨獨對於人們發生興趣；我不能容忍著名的遺跡，珍奇的收藏；一眼見到嚮導，我胸中就湧起一種無聊和惱怒——我在特萊斯登底綠車裏簡直要發瘋了。自然於我有着强有力的威力，但我不愛她底所謂美景出奇的高山、岩石和瀑布，我不要她來闖入我底心或來分我底心。但人們，活人底面，人底言語，人底舉動，人底嬉笑，是我無此便不能生活的東西。在人羣中我常覺得分外地快樂和安適。別人去的所在我也高興去。

別人叫喊的時候，我也高興叫喊——同時我是喜歡去注意他們叫喊底樣子，去觀察人們使我發生趣味；我不獨觀察他們，我還懷着歡悅無厭的好奇心去省察他們。但我又離題而說話了。

那末言歸正傳，大約在二十年前，我正住在萊茵河底南岸，名叫乙的一個德國小鎮上。我正需要着孤獨。我剛爲一個在一處溫泉場邂逅的年輕孀婦刺傷了心。她是極爲玲瓏，艷麗，對於個個人冶容送媚，對於我，可憐的負疚者，也賣弄風情。起初她鼓舞我，但是到末了她竟殘忍地傷了我，去跟了一個年輕，嬌頰的巴伐利亞官吏而把我犧牲。我該承認，我心中底創傷並不很深，但是我以爲必需把自己暫時浸沉於哀鬱與孤獨之中——什麼不是青春好享樂的呢？——所以我住定

了乙鎮。

這鎮底位于兩山之麓的形勢，傾廢荒涼的城牆和譙樓，架在一灣清澈的小溪，——萊茵河底支流上的險橋，尤以它底美酒，吸引了我。常在一個太陽剛落山的黃昏（那是六月時候）許多艷麗秀髮的德國少女在這古鎮底街道上散步，當她們遇見無論那個異鄉遊客時，她們每要聲音和悅低細地問候一聲「Guten Abend」（晚安），她們中有許多竟不回家去，即使那時候月亮已升上舊屋底尖頂，石道底小石子在她底凝靜的光波中是清歷可見。我愛在那個時候在鎮上隨處閒步，因為月亮似乎從澄清的碧空裏定睛地望着它，而這鎮感覺得凝視的驚心，甯靜的站立在那裏，全都浴在月光裏，那所有這些時候幽靜地激動靈魂的柔靜

的光裏。矗立在哥特式高鐘樓頂上的定風針像朦朧的金光樣閃耀；那同樣的金光掩在黑暗閃亮的溪水上起伏着波紋。細瘦的蠟燭（德國人是節儉的）在斜屋底下的窄窗盤上朦朧地燃着。葡萄藤幽祕地沿着石牆展伸牠們纏繞的籐鬚；有什麼東西跑過靠近古老的泉水的陰蔭裏的三隅市場；突然那渴睡的守夜人底笛聲達到你的耳中，一隻溫良的狗兒低音地嗥叫着；溫暖的空氣撫拂着你底臉頰，菩提樹的馨香是這麼的馥郁，所以你的胸頭不自主地深深的深深的呼吸，「葛萊欣」這個字，無論當作是一種讚嘆或者當作是一個疑問，浮上你的唇邊來。

這個乙小鎮去萊茵河有二里之遙。我時常去望這條浩浩大河，坐在一株巨

大孤零的槐樹下的石座上，良久地苦苦想那忍心的孀婦。一座馬利亞底小彫像，頭上有個幾乎孩子樣的面貌，胸前有個刺在劍上的赤心，從樹枝間悽然地向外望着。河底彼岸是一個名叫L的小鎮，比我正寄居的一個似乎大些。有一個黃昏，我是坐在我心愛的長椅上，有時望望河，有時望望天或者葡萄場。在我前面，一羣男孩在爬着一隻船，那船已經拖上了岸，塗了煤膠的船底向着天，正攔翻着。幾艘小艇掛着鬆弛的帆子駛過了；碧波平流前去，絕沒有一個浪濤或一次漣漪。突然，音樂底聲音襲來我耳；我傾聽着。在L鎮上，正奏着雙人舞的曲子；大提琴時時發出沈濁的聲音，絃琴底音調錯亂，但是笛子却尖銳地響着。

「那是什麼？」我問一個身上披了毛絨背心，腳上穿着藍襪扣鞋的老人，他恰

走上前來。

「那個麼？」他先把烟管從嘴底這一角移到那一角，而後回答道，「學生們從B地來——舉行一個『Commers』(註1)」

「假使我去看看這種『Commers』呢？我心裏想，而且說來，我還沒到過L鎮哩。」因此我去找到一個划船的人，叫他把我渡了過去。

(註1) 德國大學生的一種宴會。

二

或者不是個個人知道什麼叫做一個『Commers』的罷。那是一種莊嚴的宴會，在那宴會上一地或同社的學生們聚集在一起。差不多所有參加這『Commers』的人都穿了在好久以前已被德國學生採用了的服飾——匈牙利

的長衣，高統靴，和蕩着特種顏色的絲條帶的小便帽。學生們常在他們高級生底領導之下的晚餐時相叙，而歡宴通宵喝唱——君王大學生的作樂等——吸烟，向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賭神罰咒，有時並且竟會僱了一班音樂隊來。

正是這麼一個 Commeres，在 L 鎮一個臨街打着『太陽』招牌的小客店之花園內舉行。客店和花園都裝綴了旗幟；學生們坐在脩剪整齊的菩提樹下的桌邊，一隻大猛犬躺在一隻桌子的底下；一邊，在一所盤繞着長春藤的消夏屋內，樂師熱奮不停他奏着樂，時飲啤酒，舒暢他們底精神。在街道上，在低的圍牆底另一邊，成羣的人攢聚着。L 鎮的溫良的人們不輕輕放過這個得以向那新到的遊客張口凝視的機會。我混在大羣的觀衆裏；這使我高興，來細看這些學生們底面影，來看他們擁抱，來留心年青人底天真的嬌態，他們火灼般的瞥視，來聽他們底高呼狂叫，他們底忘機的笑聲——世上最好的笑聲——所有這些愉悅的青春蓬勃的生命，這些鮮活的向前掙扎，不論牠向何處掙扎，祇要是掙扎向前；這些無憂

的放懷感觸激動了我。我問我自己，我該不該也去參加他們？

「你還看得不夠嗎，阿霞？」一個在我背後的男子用羅西亞語說。

「再讓我們稍留一會罷，」用同樣的言語，一個女子的聲音回答。

我迅速地掉過頭去，我的眼睛落在一個面貌娟秀戴着一頂便帽，服着一件寬鬆的短衣的年青人身上。他臂上攬着一個身不很高戴了一頂全蓋去了她臉兒上部的草帽的年輕女郎。

「你們是羅西亞人嗎？」我不自止地脫口而出。那年青人微笑回答：

「是的，我們是羅西亞人。」

「在這麼一個偏僻所在——我倒從未料到——」我開始說。

「而我們也從未料到，」他插嘴說：「但那有什麼？最好也沒有了。讓我介紹自己罷。我叫迦琴，這個是我底，」——他躊躇了一會——我底妹妹。請教尊姓？」

我告訴了我底姓名，我們開始談話了。我才知道迦琴是像我一樣，爲了消散而浪遊，約模在一星期以前來到L鎮，現在仍在那兒住下去。忠實說來，我從不願意在海外來和羅西亞人相結識。我遠遠從他們底步態，他們衣服底剪裁，大都從他們底臉上底神情就辨別得出來。他們底自滿，輕蔑，時常傲慢的神情會突然變成小心卑怯底神情。人就立刻機警起來；眼兒不安靜地移動。「好天爺，我說了什麼愚笨的話了嗎？他們可是在嘲笑我嗎？」這種急速的瞥視似乎在說。瞬息的時候過去了，臉上依舊籠上先前尊貴威嚴底神情了，時或交替一霎時底呆滯的迷

亂困惑。是的，我避羅西亞人；但迦琴一上來就教我歡喜。在世界上是有種這麼快樂的臉兒的；人人都愛望望那種臉兒，它們好像是來溫暖你來撫愛你。迦琴恰有着這麼一個臉兒，一個具有着大而柔媚的眼睛，柔軟而鬢曲的頭髮，溫和撫愛的臉兒，他說起話來，是這麼一種樣子，所以就使你不見他底臉兒，從他底聲調，你覺得，他是正在微微笑着。

那女郎，他所稱她爲他底妹妹的，在我第一眼看來是極秀美的。她有小而窄薄的鼻子，差不多孩子樣的臉頰，和明亮晶黑的眼兒。那張黑膚小圓的臉上底臉痕內有種奇怪獨特的東西。她身段婀娜，但似乎還沒有十分發育。她全不像她底哥哥。

「你可肯和我們一同到家裏去嗎？我想我們看那些德國人已看得很久了。現在我們的年青人早好摔碎了杯子碰壞了椅子了，但這些孩子們太過於拘束了。你怎麼說呢，阿霞，我們以可回家去了吧？」那女郎點頭首肯。

「我們住在鎮外，」迦琴繼續說，「在高據葡萄場中的一所孤零的屋子內。那上面風景動人——來看看吧。房東太太答應替我們做些奶油果餅。天快黑了，所以你還是趁月色渡萊茵河吧。」

我們發步。穿過鎮底低門之一（用圓的石頭砌成的古牆四週環圍着，所有的外堡還沒有坍塌），我們走出來到了田野，沿着一座石牆走了大約百步之後，在一扇狹門前站定了。迦琴開了門，引導我們從一條峻峭的小徑登上山去。葡萄

樹生殖在小路兩旁的坪上。太陽剛落山，一線薄薄的紅光依舊懸在高莖的綠葡萄上，蕩在厚厚地鋪滿着大小軟沙石的乾草地上，浮在小屋底白壁上；這一所小屋，偏斜的黑屋椽，有四扇明亮的窗子，矗立在我們正在爬向上去的那座山的絕頂上。

「這就是我們底寓所！」當我們走近那座房子時候，迦琴喊說。「呀，我們底房東太太已經手裏拿了我們底奶油果餅來了。晚安，太太。我們就夢坐下吃晚飯了；但是，」他又說道，「且望望四面看：你說景緻如何？」

景緻確是優美。銀色的萊茵河在牠綠綠的兩岸之間，躺在我們底腳邊。在一處，河水在落日底金暉之下，發射出殷紅的光來。我們能夠望見所有小鎮上簇聚

在岸邊的街道與房屋，過去是田地與山丘底一片寬闊的曠野。下面是美的，但是上面還要更美些。最最感動我的，是天空底澄清和深沉，空氣底輕漾和透明。新鮮輕淡，牠似乎圍住了你搖蕩而旋轉，好似牠在那個高處也覺得更加自由些了。

「你揀到一個優美的寓所哩。」我說。

「阿霞找到的，」迦琴答說。「好，阿霞。」他繼續說，「你吩咐罷；叫把東西都擺到外面來，我們在露天吃晚飯。我們能聽到那邊的樂聲。你曾經注意過沒有？」他轉向着我，說下去，「時常一場雙人舞，近聽是沒有意思的——不過是粗暴卑夷的聲音；但遠遠聽來却是奇妙的，它要喚起你所有浪漫的情緒。」

阿霞（她底真名是安娜，不過迦琴喚她阿霞，所以你定能答應我也這樣稱

她的) 同時跑進屋子去了, 立刻又同着房東太太走了出來。她們合拿着一個托盤, 內有一盞蜜餞、碟子、調羹、糖、楊莓和麵包, 我們坐下來, 開始晚餐。阿霞除去了帽子; 她底黑髮, 剪短了像男孩一樣梳着, 厚厚地一鬆一鬆的披在她底頸上耳邊。起初她見我害羞, 但是迦琴對她說: 「阿霞, 你怕什麼呢? 他不咬人的呀!」

她微微一笑, 稍隔一時就開始向我談話了。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一個比她還要不安靜的人。她沒有靜坐過一刻; 她時常立起身, 奔進屋裏去, 又跑回來, 或者低聲地唱着歌; 她時常狂笑, 而且也笑得十分奇妙約樣子: 她狂笑似乎不是因為她所聽到的話, 却爲了襲入她腦中的種種思念。她眼睛晶瑩地勇敢地緊望着你底兩眼, 但有時她底眼皮微微下垂, 於是她底瞥視立刻變成深切而溫柔的了。

我們談笑了兩點鐘以上。白天早已消失了去，黃昏最初是火一般紅，漸漸地明亮如紅寶石色，於是暗淡而朦朧，已早悄悄地溶去而沈入黑夜中了。可是我們底談話依舊絮絮不絕，和平幽靜猶如四週的空氣一樣。迦琴叫了一瓶萊茵河酒來，我們悠閑不迫地喝着。音樂繼續浮過水面，飄向我們，樂聲似乎比先前更加悅耳更加輕柔了；燈火出現於鎮上河中。突然，阿霞底頭低了下去，因此她底鬢髮遮住了她底臉龐；她潛然沈默幽嘆；她當即告訴我們她是渴睡。於是跑進了屋去；但是我看見，她並不點起蠟燭。却對着未開的窗子佇立了許久，最後，明月高升，影於萊茵河上。每種東西漸成明亮或黑暗，或者變化了；就是我們雕刻的玻璃酒杯中底酒，也起着一種神祕的光亮閃發着光。風息了，好像牠已收斂了牠底翅兒，而

逝去了。夜玫瑰底芳香的暖氣柔柔地自地面升起。

「是走的時候了，」我說，「否則我或許要尋不着划船的人了。」

「是的，是時候了，」迦琴複說一遍。

我們打小路下山去。忽然，有幾塊小石子在我們後面滾下來。那是阿霞想追趕上我們來。

「你還沒會睡嗎？」她底哥哥問，但她不應聲答他，跑過了我們。客店花園內學生們所點的，最後幾盞將熄下去的燈，從下面耀射樹葉，給它們加上了一層歡躍奇幻的樣子。我們在河邊找着了阿霞，她正在對划船的人絮絮說着話。我告別了我的新朋友們，跳進船裏去。迦琴約定第二天來看我；我緊握他的手，于是向阿

霞伸出我底手去。但她祇望着我低頭致禮。船離開了繫舟的所在，浮下急流去。强健年老的划船人，偏向櫓去，把櫓浸入濃黑的水中。

「你那人侵在月光底縷痕中，破碎了它了。」阿霞在後向我喊說。

我低頭看去，船的四週深黑的波浪正在跳着舞。

「再會！」我又聽得了她底聲音。

「明天再會，」迦琴在後向我喊說。

船攏了岸，我跳了出來，望過河去，在對岸沒有人影可以見到。月光的縷痕重又像一座黃金的橋樑架過河面。顯然像是一曲終曲，萊納底古式雙人舞底急奏飄浮了過來。迦琴是對的；我覺得我所有的心弦應和着那誘人欲醉的歌調而震

顫了。穿過了黑暗的田野，我轉步家去，徐徐地吸入馨香的夜氣，到了我小小的房間時，依舊爲那種無對象無目的的想望底沈溺底恍惚所侵襲着。我覺得我是快樂。但我又爲什麼快樂？我並不要什麼。我並不想到什麼……我是快樂。

差不多要從甜美靈活的情感底豐滿中笑了出來，我讚進牀去，早已閉上了眼，我忽記起那整個的一晚上我沒有一次想到過我那殘忍的美人。「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問我自己；「我是不是又在戀愛了？」但問了我自己這個問題，我現在想來我那時立刻就睡熟去，像個搖籃中的孩子一樣。

三

次晨我已經醒來，（但還沒有起身）我聽得一枝手杖在窗下輕敲的聲音，和一個我立刻就聽出的口音，當迦琴底聲調唱了起來，

「你還沒有醒麼？我底六弦琴

將要把你喚醒來……」

我趕緊起來爲他開門。

「你可好？」迦琴一邊走進來一邊說；「我一清早就來打擾你，但看是怎樣

的一個早晨，清新多露，天靈鵲正在唱着歌。」

頭髮鬢曲光亮，頸項袒露着，兩頰嬌紅的，他自己就像早晨一樣清新。

我穿好了衣服，我們一同到花園裏去，坐下在一張長橙上。叫了咖啡，開始閒談。迦琴把他將來的計劃告我；富有家產，又並不依賴任何什麼人，他心願獻身于繪畫，只是悔恨他想到得太遲了，已白浪費了這麼多的時光。我也把我底計劃告訴他；並把我哀痛的戀史忠心向他告白。他一心地傾聽着我。但就我所能看到，我並有沒以我底熱情在他心頭喚起什麼深的同情。由於禮貌吧，他一次二次的應和了我底嘆息，於是他提議要我伴送他回家去，去看看他底畫稿。我立刻同意。

我們不見阿霞在家裏，房東太太告訴我們道：她已到廢墟那兒去了。（去）

鎮約二俄里，是一座封建時代的宮殿底廢墟。迦琴給我看他所有的畫。在他底速寫畫稿中，頗有生命與真理，有奔放和壯闊的成分，但是內中沒有一張畫是完稿的，這種繪畫在我看來是疏略而不貼切。我十分坦白地說了我底意見。

「是是！」他說了嘆一口氣；「你是對的；所有這些都是極壞極粗淺，但是又怎麼辦呢？我從未正當地學習，而且可惡的斯拉夫人底疏懶放蕩常佔了上風。當你一想起工作時，你像個鷹兒翱翔，你竟能夠翻天覆地，但一付之實行，你便立刻變爲孱弱而懶倦了。」

我試來鼓勵他，但他只揮揮手，收攏了他所有的畫幅，把它們拋擲到沙發上去。

「倘如我只要稍有些耐心，我或許會成就些什麼東西。」他透過齒縫喃喃地說：「倘如我沒有耐心的話，我將永是一個未成熟的，貴族的淺嘗藝術的人。讓我們去尋尋阿霞。」

我們去了。

四

到廢墟去的那條路，導上一個窄狹的，樹木森森的山谷。在山谷之底，一條小溪潺潺地跳過石子，好似想急急的要流入那條在險斜的峭壁與山脊底黑界之外平靜地閃耀着的大河。迦琴引我注意幾個歡樂地光耀着的處所，他底話聽來，假如不像一個畫家底至少也像一個藝術家底。廢墟立刻在望了。在一塊光赤的山巔底絕頂上，矗立着一個四角塔，因年代古老而非常晦暗，但雖然顯被一條縫線的裂痕分而爲二。生着苔蘚的牆頭連接上那個塔，長春藤隨處蔓延着塔底週

圍。彎曲的樹木傾懸自那灰白的雉梁與崩坍的圓頂屋。一條石路導及大門，大門還依舊存着。我們正行近門時，我們突然看見，在我們前面，一個女子底身影急步跳過了一堆廢墟，而登上高臨一座峭壁的牆頭底聳出之處。

「那定是阿霞！」迦琴喊道。「好個瘋狂女孩呀！」

我們穿過了門前的路，到了一個小院子裏，院子一半叢生着野蘋菓和苧蔴。峭壁底邊緣上坐着阿霞。她對我們望着，發笑，但不移動她底位置。迦琴對她招着手，我却大聲地斥她底鹵莽。

「莫說，」迦琴細聲說；「別激怒她。你不了解她；她能跑上塔頂上去哩，聽我說，你還是讚賞此地人民底智慧吧。」

我環視四週。蔽身在一小木棚貨攤內，一個老嫗坐着編襪，她從眼鏡中斜睨着我們。她賣啤酒，薑麵包，和汽水給遊覽的人們。我們坐在一張長椅上，喝那盛在笨重錫製的有柄杯裏似乎頗冷的啤酒。阿霞繼續在原位上一動不動地坐着，兩腿蜷曲在她底下面，頭裹在她底圍巾中；她端正的姿態明顯地美麗地反襯着澄清的天空，但是我注視着她，起了反感。昨夜裏我就注意到她有幾分硬做而不太自然的樣子。「她要使我們驚奇罷，」我想。「她是什麼目的呢？啊好個小孩似的遊戲！」似乎猜中了我底思想，她突然向我投了急速刺心的一瞥，又狂笑起來，祇兩跳就跳開了牆，跑上老嫗那裏去，向她討一杯水。

「你想我要水來喝麼？」她轉向她底哥哥說；「並不是，有幾枝花生在那兒

牆上得澆澆水啦。」

迦琴沒有回答她，她握着杯子開始攀爬那廢墟，偶或停着俯下身去，帶着玩意的正經潑在萎縮着的植物上幾點的水，水點在明亮的太陽光中耀爍。她底舉動很美妙，但如先前一樣我惱怒着她，雖然我不自制地傾慕着她的窈窕伶俐。在一處危險的所在，她尖聲叫喊來嚇我們，於是又開始狂笑起來。我是更加着惱。

「她跳來跳去像一頭山羊，」老嫗囁嚅着，她曾經停下針線抬起頭來望了
一刻。

阿霞終於空了她底杯子，輕浪地左右跌蕩，回到我們那裏。一種奇妙的微笑浮映於她底眉間、鼻上和唇邊，她底晶黑的眼，半是大膽地，半是歡笑地閃瞬着。

「你以爲我底舉動失常嗎？」她的面部的表情似乎在說，「依舊我知道你在愛慕着我。」

「做得巧妙，阿霞做得非常的巧妙，」迦琴半可聽清地低喃地說。

她好像突然自覺羞慚了，低垂了她底長長的睫毛，羞澀地傍我們坐下，猶如覺得犯了過了。現在才算第一次我能夠細細端詳她底臉兒：這是我所曾見到的一個最最善于變幻的臉兒。不多時候她漸現蒼白，籠上了一種專神的，幾乎是悽傷的臉容；她的面貌在我看來是大了些，嚴肅些，簡單些了。她變成十分的甯靜。我們環遊廢墟，讚賞景色。阿霞隨着我們。這時已近午飯時候了，迦琴和那老嫗清算了賬又要了一杯啤酒。當他舉杯到唇邊時，他旋向着我，丟一個狡猾的眼色道：

「祝你意中人底康健！」

「但是他有——你有這樣一個女子嗎？」阿霞問。

「誰沒有呢？」迦琴回答。

阿霞遽變深思；她底面部的表情又變了，成爲挑戰的，幾乎是盛氣凌人。

歸途中她笑玩有甚於前。她從樹上折了一枝長的樹枝，把牠像一枝鎗似地攔在肩上，把頭蒙在圍巾裏；我記得我們那時遇到了一大羣的頭髮光亮，矯飾作態的英國人；他們都好像得了一聲命令似的，轉過他們暗鈍的眼睛，現着冷靜的驚訝望着阿霞，而她好像要去困惱他們，開始高聲地歌唱。當我們到家時，她立即到她底房裏去了，只剛及午飯時重現身一次，穿了件她最好的緊密地緣以邊飾

的罩衣，髮細心地梳理着，兩手戴着手套。在桌上，她舉止行動非常的確當，竟可以說是做作；她簡直不碰一碰她底食物，而從一隻酒杯中喝着水。她要爲我底裨益做一個新的脚色，一個極合文雅，受有良好教養的小姐底脚色。迦琴不來置喙，他顯然慣於在每一點上遷就。他只時時溫厚地對我望着，微微聳動兩肩，好像在說：「她是個孩子，寬容點罷！」午飯剛罷時，她立起身來，對我們致禮，戴上帽子，問迦琴她可不可以去造訪路易士佛牢。（註一）

「是從那時起你要求我底允許呢？」他回答，帶着他不變的，但這時竟困亂了的微笑；「你覺得合我們在一起是沉悶的嗎？」

「不，我昨天答應了路易士佛牢說我要去看她；此外，我想你們是愛兩個人

的。N先生，」於是她指着我，「將再要告訴你些秘密事哩。」

她走了。

「路易士佛牢，」迦琴開口說，竭力來避開我底眼睛，「是一個前市長底孀婦，一個很好，但是簡單的老婦人。她已變得歡喜起阿霞來了。阿霞是有種愛結識世上地位較低的人底熱情。我注意過，這事底根由常是驕傲，你知道，她被我十分縱容壞了，但是，」他在一次短促的沉默之後又說道，「你叫我怎麼做好呢！我不能和任何人較量，和她更不能了。我對她是不得不體恤的。」

我仍沉默着。迦琴換了個話題。我越認識他久些，我愈加的對他傾心了，我不久便全了解他。他底性情是一個真實的羅西亞人底性情，忠信、誠實、簡單，但不幸

有點懶怠，而無黏韌性或內心的熱火。青春不在他心中，像一個泉源般的沸湧，它
以一種寧靜的光閃耀着。他很柔媚可愛而且聰穎，但我不能想像當他老了他會
變成個什麼。他終究會成一個藝術家嗎？沒有不斷的奮勉的努力，一個人是不能
成個藝術家的。「而努力，」我想，當我看着他底柔嫩的面龐或者靜聽着他底細
詳的言詞時，「不，你永不會討這個苦吃的，你永不能集中你底能力。」但是不喜
歡他是不可能的，你底心牽引向他。我們在一起大約消磨了四點鐘，有時坐在沙
發上，有時慢慢地，在屋前走上走下，在這四點鐘內我們變成很親密的了。

太陽下山了，是我回家的時候了，但阿霞還沒有回來。

「她好沒拘束呀！」迦琴喃喃地說；「倘你高興我送你回去，順路我們可以轉

一轉路易士佛牢底家。我要問一聲她是否在那兒。離大路並不多遠的。」

我們向下走往鎮去，轉入一條狹而曲折的巷，在一所只有二扇窗闊但有四層高的屋子前面，停住了脚；第二層樓比第一層來得向着街心凸出，而第三層第四層比第二層樓更要向外凸出。全所屋子上有古舊的彫紋，且有二根豎在尖形傾斜的屋頂之下的厚重的柱子，那支撐柱子的鐵桿像個鳥嘴從頂樓凸出，活像隻蹲伏着的大鳥。

「阿霞！迦琴叫喊，「你在這兒嗎？」

三層樓上燈火照耀的窗子打開了，阿霞底濃黑的頭探將出來。在她身背後一個德國老嫗底缺齒和近盲的臉龐也露了出來。

「我在這兒！」阿霞喊道，帶着一個風流少女神情倚着窗檻：「我在這兒很快樂。那是給你的，搶住！」她添說一句，於是擲給迦琴一朵香葉花：「想像我是你底意中人。」

路易士佛牢大笑了。

「N——正要回去」，迦琴喊道，「要來和你告辭。」

「真地？」阿霞低喃地說。「那末把我底花給了他罷，我也立刻要回去了。」

她把窗子碰上，我想來她是在吻着路易士佛牢了。迦琴一聲不響地把花授我；我也一聲不響地將花放在袋裏，向渡口走去，渡過了河。

我記得我那時走回家去，心中不想一些什麼，但心頭却帶着一種異樣的沉

重，當我突然，被一股強烈的香氣——極慣常，但在德國却少遇到的香氣——所愣住了。我住了脚，近在路邊，看見一小堆的苧蔴。這香氣，在荒原上是這麼尋常的，使我憶起了故鄉，我心頭湧起一種強烈的懷鄉心。我渴要去呼吸羅西亞的空氣，去踐踏羅西亞的土地。「我在這裏又幹着什麼呢？爲什麼要我在異鄉流浪呢？插身在陌生人的裏頭呢？」我喊道。我內心所覺的如死沉般的重壓突轉變爲一種淒苦，燃燒的激動，我在一種和前一天迥然不同的心境中到了家。我覺得發怒，好久的時候不能平服我自己。末了我坐了下來，記起我那伶巧的孀婦（我時常在一天天的終了，思念那位夫人）拿出她底一封信來，但這信我連打都沒有打開來，因爲我的思念是向着另一方向而飛越。我開始思念……思念阿霞，我想到迦琴

曾在我們的談話中暗提到阻止他回歸羅西亞去，「啊，那末她又可是他底妹妹？」我高聲地說。

我脫了衣，躺上牀，竭力想睡去，但一個鐘頭以後我又坐起在我底牀上，把我底臂肘支在枕上，思念那「任性佯笑的女郎。」她是像弗內斯諾（註二）宮殿中拉米兒底小蓋萊梯樣子，「我喃喃地說「是的，她不是他的妹妹……」」

那孀婦底信靜靜地躺在地板上，在月亮底光中閃閃發白。

（註一）弗牢（Frau）德語即夫人之稱。

（註二）弗內斯諾（Farnesino）別墅名在意大利之羅馬，內藏 Raphael 畫，拉氏，意畫家（1483—1520）

五

第二天早晨，我再到山鎮去。我對自己說是我要去看看迦琴，但隱隱然我是要去看看阿霞會在做着什麼，是否她的舉動和前一天一樣的乖。我見他們倆同在會客室裏，而且說來希奇——是真因為我前一夜，一整早渴想着羅西亞的緣故？——阿霞現在在我看來，是一個真正羅西亞女郎，簡直是個尋常的女郎——差不多像個下女模樣。她穿了件小而舊的罩衣，她底頭髮向後梳到耳朵後面。幽靜地坐在窗邊，帶着一種羞澀溫柔的神情在她底繡架上刺繡着，好像她一身中

從沒有做過旁的什麼事。她難得說一句話，祇是凝靜地望着她底繡物。她底容貌籠上這麼一種日常平凡的表情，所以我不自制地記起家裏的卡底斯和瑪沙來。爲要完成這比擬罷，她開始出聲唱着「媽媽寶寶」我望着他憔悴滯凝的臉兒，記起我昨夜相思，覺得淒涼了。

天氣明媚。迦琴告訴我他要到郊外寫景去，我問他可許我伴他去，去了會不會要擾亂他。

「正相反，」他答說，「你將能夠多多指點我。」

他戴上一頂大的凡迪克式帽。（註一）穿了一件輕便外衣，將他的速寫簿挾在臂下就動身走，我緊跟在他的後面，阿霞留在家裏。當迦琴離開屋子時，他囑咐

她去看看湯不要太薄了，阿霞答應到廚房裏去照顧。迦琴走向一個我早已熟悉的的山谷去，坐在一塊石頭上，開始畫一株枝葉紛披的空心老樹。我躺在草上，拿出了一本書來。我不會讀二頁書而他祇塗污了他底畫紙。我們却閑談起來（就我所能判斷）我們是聰穎地，微細地討論到一個人應該怎樣工作底問題，什麼應該避免底問題，什麼規律應該遵照底問題。和在我們底一世紀中藝術家底真真的意義是什麼底問題。末了迦琴宣告他今天心境不對，在我一旁躺下。於是我們新鮮活潑的談話沒有一些阻礙的向下流去，時而熱烈，時而沉靜，時而狂放，但總是包含在我們羅西亞人愛用的晦澀不明的言詞中。當我們已傾心長談了，心頭滿充着已做了些什麼，已成功了些什麼的滿足的心情時，我們回家去。我見

阿霞和我離開她時還是一個模樣；無論怎樣細密地觀察她，我不能在她那裏發見一點風騷底影子或一點故意裝做的處所。這次再不能誣說她是不自然了。

「滾，滾！」迦琴說，「她在苦罰自己，奉齋懺悔了。」

晚上她打了幾次呵欠，並不想隱掩過，早早就到牀上去睡了。我也很早就告辭了迦琴回家去，不再思念着什麼；那一天在嚴肅的心情中過去了。唯一的事情我現在所能記得的是當我躺下睡覺時我對我自己喃喃地說，「那女郎是怎樣一個蜥蜴呀！」默想了些時後又說道——「但依舊一樣她不是他底妹妹。」

(註1) Van Dyke 係一畫家，所謂 Van Dyke 式者，即帽子的邊緣上有針光般的綴飾。

六

二星期便這樣地過去了，我天天去訪問迦琴們。阿霞顯然迴避我，但是永不
再玩一次在我們剛認識的頭一天曾經那麼地使我吃驚的任何把戲了。她似乎
隱隱地在痛心或激奮；就是狂笑也少笑了些。我懷了好奇心守看着她。

她法國話和德國話二種都說得很好，但事事顯示着自從她孩提時候起，她
未曾經過女性的陶溶，顯示着她曾經受了一種奇特的，一種異常的與迦琴底迥
不相同的教育。雖則迦琴底帽子是 Van Dyck 式，或他底服飾是輕便外衣，但

從他身上似乎散發出那大羅西亞貴族底溫柔的，近於纖弱的氣息。她却不像個貴族女子；在她所有的舉止裏含着某樣的不安——那朵野玫瑰祇新近纔接上了枝，那酒正依舊在發着酵。天性貞淑羞澀，她惱恨着她自己底含羞，由於單純的惱恨，試欲大方果敢，可是不常奏效。幾次幾次我試想和她談談她在羅西亞的生活，她底過去，但她總不願意回答我底話，可是我發見在她未來海外以前她曾經在國裏住過很久。我有一次撞見她在讀一本書。她坐着，手凭着頭，手指伸進髮裏，一雙眼睛只貪着讀書。

「好呀！我說，走上她身邊去。『你好用功呀！』」
她懷然地舉起她的頭來，嚴厲地望着我。

「你以為我祇能夠狂笑嗎？」她喃喃地說，想要走開去。

我望望他的書名——那是一本法國小說。

「無論何如，我不贊成你底選擇法，」我申說。

「那教人家讀什麼？」她喊叫，把書拋在桌上。「那我最好還是去裝馱子，說罷，跑進了花園裏去。」

同一個晚上我高聲朗讀「韓孟與杜洛瑞」（註一）給迦琴聽。起先阿霞祇在我們底四週迅疾不安地轉着，但突然她住腳傾聽，於是寂靜地挨着我坐下，細聽到朗誦底結末。第二天我又認不得她了，起先我倒想不到她竟會來學杜洛瑞底溫馴沉着。一句話，她在我看來是一個啞謎的活物。極端虛榮而又極端自覺，她

仍引動着我，即使當我被她惱恨了的時候。有一件事我却越發相信了——她不
是迦琴底妹妹。他全不像一個哥哥樣的待她，太撫愛了，太體恤了，同時，似出乎勉
强的樣子。

一個奇妙的機緣證實了我底猜疑。一晚，當我走到迦琴們住着的葡萄園，我
見那扇小門鎖着。不去費時熟慮，我跑到我先前注意到的半塌倒了的牆底一處，
跳了過去。離那兒不多遠，在路的一傍，有着一座叢生着荊球花的小的消夏屋。我
剛到了那所在，正要再走向前去的當兒，我驚聽着阿霞底聲音，在哽咽中興奮地
說，「不，我除了你不要愛無論什麼人。不！不！我祇要愛你——永遠愛你！」

「夠了，阿霞，平服些，」迦琴說，「你知道我相信你。」

他們底聲音來自消夏屋。我能夠從樹枝稀疏的杈枒間望見他們，但他們看不見我。

「是的，你，單祇你！」她重說一遍，雙臂環抱他底頸項，帶着抽搐的哽咽，她開始吻他，緊緊偎貼在他底懷裏。

「夠了，夠了！」他重說一遍，輕輕地將手撫着她底頭髮。

好一刻我呆立着不動。接着我又站起。我該到他們那兒去？「決不」閃射過我底腦中。用了急速的步子我回到牆邊，跳過身去，上了大路，轉步差不多和賽跑一樣的回家去。我微笑，擦擦我的手，爲了這個曾證實了我底猜度底機緣而大喜（這猜度我毫不一刻懷疑是對的）但同時我覺得我心頭悽楚。「他們當然知道

如何來作假，「我想，「但又爲什麼？他們欺騙我又是什麼目的？我倒不防他這點……怎樣一個動人的剖白呀！」

(註一) Hermann und Dorothea

是歌德所作之一篇田園詩，敘述韓杜兩人之戀愛事。

看於
2. 19.
三十八年
港

七

我睡得很不好，第二天一早就起了身。用皮帶把行篋縛在背上，我告訴房東太太那晚上她不必盼望我回來，就向着小山徒步出發，直沿着乙小鎮所在的那條溪流而上。那許多小山，名叫狗背的山脈底一支支脈，從地質學的觀點上看來是很有趣味的。牠們是以玄武岩地層底整齊與純粹而著稱。但我無意於那些地質學上的組織，我不能對自己解釋，我內心中正進行着些什麼。有一種心情對於我是清晰的——不願遇見迦琴們。我向自己辯解，我對於他們突然厭惡的唯一

緣由是爲了他們心口不符的惱恨，他們假充了兄妹是何用意呢？我竭力不想到他們，悠閒地漫步於山谷之間，坐在鄉村的小客棧裏，和客棧主人與客人們平靜地閒談，或是躺在一塊平滑和暖的石上仰望着雲塊飄浮來去；還好那天是奇妙的天氣。我這樣地費去了三天，並非沒有歡樂，雖有時候我心裏有些沈鬱，但我的心境很能調和於那些地方底寧靜。

我完全沉迷於隨時閃來的印象底靜謐中：老是變幻着，印像慢慢地在我心靈中此去彼來，終於在我心靈上只留下一種浮泛的感覺，交錯混和着我在那三天中所看見的，所覺到的，和所聽到的一切——一切：林中樹液底微妙的香味，啄木鳥底鳴叫和輕啄聲，澄清細小的溪流底不斷的細語，身有斑點的鱒魚浮游過

溪流底沙底，羣山底朦朧的輪廓，幽暗的山石，潔淨的小村和令人起敬的年代久遠的教堂和老樹。草地上的鸛鳥，急轉着輪兒的隱密的磨臼，穿着藍汗衫灰長襪的農人底和藹的臉兒，肥馬或者母牛拖着的緩徐而發尖銳聲的貨車，沿着兩邊種植着蘋果樹梨樹的淨潔的路上散步的長髮青年人……

即使是現在，在我是愉快的，追憶到那幾天的印象。我致候你，你這風物澄美民情勤勞靜耐的德土一角，我致候你，祝你平安。

我到家在第三天底傍晚。我忘記了說，由于我對於迦琴們的惱恨，我曾試想過把那殘忍的孀婦底幻像重返到我心中來，但是我底努力是徒勞的。我記得有一次，當我試着想到她時，在我眼前我看見一個圓臉龐一雙凝視的大眼的五歲

農家女。她顯着這麼一種無邪的，穉氣的神色，凝望着我，因為我羞遇她純潔的眼睛；我不要在她底面前說謊，就在那一刻我最後地，永久地告別了我先前戀愛的對象。

當我到家，我便看見迦琴的短簡。他吃驚我決意底突兀，責備我沒有偕他同行，並請我一回來就到他們那裏去。我抱了不快的心讀了這封信，但是下一天我却到L鎮去了。

八

迦琴和靄地笑迎着我，向我傾吐了種種阿諛的責備。但阿霞好像故意似的，當她一眼見了我的時候，就毫無緣故地狂笑，像往常般的又跑了開去。迦琴好像發惱了；在她背後喃喃地說她是瘋了，並請我恕了她，我該自承我開始覺得非常惱恨阿霞了。我自己早已覺得有些反常，而現在又遇到這種不自然的狂笑，這種奇妙的佯笑。然而我裝着似乎一些也不在意，向迦琴縷述我這次短期旅行底瑣屑情形。他也告訴我在我不在的時候他已經做了些什麼，但是談話浮泛了。阿霞

走進室來，又跑了開去。最後我說我有些要緊的工作要做，非要回到我自己屋裏去不可。迦琴最初試要勸我留着，但在定睛地望了我後，却要伴着我走。在外房中，阿霞突然走上前來，伸出她底手，我輕輕捏了捏她底手指，但幾乎並未對她致禮。迦琴和我橫渡了萊茵河，當我們來到那槐樹蔭下有着瑪利亞彫像的心愛的處所，我們坐下在長椅上，流覽景色。在那兒，我們有一段奇特的談話。

我們開頭交換了幾句話。於是又沉默了，眼望着那閃爍的河水。

「告訴我」迦琴突然說出口，含着 he 常有的微笑；「你對於阿霞底見地怎樣？她在你看來簡直有些異樣吧？」

「是的」我回答，並非沒有一點吃驚。我並沒有預防 he 會開始講到她。

「你該先深知道她，而後你纔可以評判她，」他說。「她有一顆非常溫柔的心，但有一個不可制馭的頭腦，和她相處，是很困難，但是不能怪着她，只要你知道了她底歷史——」

「她底歷史？」我插說；「她不是你底——？」
迦琴向我看了一眼。

「你或許以爲她不是我底妹妹？不對的，」他接着說，不注意我底慌亂，「她實在是我底妹妹，她是我父親底女兒。那末聽吧，我能夠信任你，我要全盤告訴你。」
「我底父親是一個溫柔、聰明、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但不快樂。命運對待他正無異於對待別人，但他不能擔受牠底第一次打擊。他很早就因戀愛而結了婚。他底妻子，我底母親不久就死去了——當她死去的時候，我還不過六個月大。我底

父親把我領到鄉間去，有十二年之久，他從不會離開過那莊地。他操心着我的教育，永不會和我分離，要不是因爲我底叔叔，他底兄弟到鄉間來探望我們。這一位叔叔常住彼得堡，在那裏佔着一個極顯耀的位置。他勸我父親把我付託給他，因爲我底父親無論如何決不肯離開鄉間。我底叔叔數說給他聽，說是照我底年齡的一個孩子住在和人完全隔絕的境地中是不好的，說是有着這麼一個頹喪沉默的教師像我父親那樣，我定會落在和我年紀相仿，地位相同的孩子們底後面，就是我底性格也許會要弄壞的。好久的時候，我父親不肯聽從我叔叔底勸告，但是到末了他終於讓步了。

「我哭，當我不得不離開我底父親。我愛他，雖然我從沒在他底臉上看見一

抹笑痕。但當我一到了彼得堡，立刻就忘記了我們底愁慘無歡的家庭。我進了一個武備學校，編入了一個衛隊營。每年我回到我莊地去盤桓幾個禮拜，每年我見得我底父親格外的悲傷，格外的沉潛，幽思而至於胆怯。他每天到教堂裏去，曾經幾乎忘記了怎樣說話。在我探望家園的一次中（我那時將近二十歲）我在我家裏第一次看見一個纖弱，黑眼，十歲的小姑娘——阿霞。我父親說她是一個孤兒，他是出於慈善之心而領來的——他就是那樣解釋那情形的。我不十分注意她；她是羞澀，敏感，像一隻小動物一樣的沉靜，無論什麼時候我走進我父親底心愛的房間，一間大而暗的房間，在那裏面我母親會死了去，在那裏面就在日裏你也得要點洋燭，她會要立刻躲向他那服爾德式椅子或書架底後面去。

「在以下的三四年間碰巧我軍務羈住了身，阻止我到莊地去。每月我從父親那裏接到一封短短的信，但他不常提起阿霞，即使提起了也祇輕率了事。他是過了五十歲的年紀，但看來仍是一個年輕的人。你可以想像我底驚悼罷，當突然，猛不防着，我從我們底執行吏那裏得了一信，信中他通知我，說是我底父親就要死了，哀懇我從速歸去，倘如我希望和他訣別的話。我火速地急忙動身歸家，見我父親仍然還在世，但差不多只有最後的一口氣了。他見了我很是歡喜，用了他底瘦削的臂來擁抱我，用了充滿着探問懇求的一瞥久久注視着我底眼睛。教我答應了實踐他最後的請求，他吩咐他年老的侍僕去喚阿霞來，那老人帶了她進來；她站也站不穩，四肢戰慄發抖。

「這兒」我父親說，艱難用力地說着，「我留給你我底女兒——你底妹妹。你會從顏谷夫那裏明白一切。」他添說一句，指着侍僕。

阿霞嗚咽哭了，倒在牀上。半點鐘後我父親死了。

「這就是我所得知的：阿霞是我父親和我母親舊時的女僕，坦狄婀娜所生的女兒。我現在還能明晰地記得坦狄婀娜。我記得她那修長婀娜的身材，她那美麗端莊的面容，她那大而深黑的眼睛。那時人當她是一個驕慢而不可親近的女郎。我猜度顏谷夫底尊敬的隱約的言詞中，我知道我父親和她底關係在我母親死後不多幾年就已開始了，那時候坦狄婀娜已不再住在主人底屋中，而是住在一個小的鄉村中，和她出過嫁的姊姊，我們送牛奶的女僕同住着。我底父親和她

相愛，在我離了莊地之後，他竟要娶她。但是，雖然他百般的懇求，她終不肯允許做他底妻子。

『那不久過世了的坦狄婀娜凡雪蕾夫娜，』顏谷夫繼續着說，站在門邊，二手藏在身後，『是一個伶俐的女子，不願做有不利於你父親的無論什麼事。』我對於你是個什麼樣的妻子呢？我是個什麼樣的太太呢？——當我面，她就是如此說的，少爺。』

「坦狄婀娜就是搬進我們底屋子裏來住，竟也不肯，她繼續留在她姊姊底家中和阿霞一起。我祇記得在我孩子底時候，每逢節日，在教堂裏見過坦狄婀娜。她頭上包了一塊黑的手帕，肩頭披了一塊黃色的圍巾，她每在人叢裏佔着近窗

的座位，她端莊的側形襯着窗子底光被人清楚地看到。她悄悄地禱告，但很嚴肅莊重，依着舊時的儀式，低低的彎下身去。當我底叔叔領了我去時，阿霞剛只八歲，當她九歲的時候，她失去了她底母親。

「一等那坦狄婀娜死了，我父親領了阿霞到家裏來。他就在以前也會表白過要這麼做的願望，但坦狄婀娜連這也拒絕了他。你可以想阿霞底心緒罷，當她被領到主人底家裏來的時候。到現在她還不能忘了那個時候，當她第一次有一件絲的衣衫穿在身上，當她底手第一次被人吻着。在她母親活着的時候，她一向極嚴緊地撫養大來；在我父親底家裏她享有整個的自由。他是她底先生，除了她永不看見旁的什麼人。他不曾毀壞了她，那就是說他不溺愛她，但他熱情地愛

她，對她不會有任何的拒絕；在他底心靈裏他對她抱罪。阿霞不久就明白了她是家裏的最最緊要的人兒；她知道主人就是她底父親；但不久她也懂得了她自己底虛偽的地位。自愛心逐漸在她心裏強烈起來，猜疑心也一樣的強盛起來；壞的習慣長了根，於是單純消失了。她有一次向我吐露，她要使全個世界忘記她底出身；她羞慚她底母親，同時羞慚她之所以羞慚而也誇矜着她。你明白她過去現在會懂得許多不是在她年紀所應懂得的事。但她應該責備嗎？她那時年青的活力在發育，她那時血在沸騰，可是近旁沒有人來指導她。無論什麼她都有絕對的自主——那可是容易擔受？她也渴要和別的年輕姑娘不相上下，她埋頭於書籍之中。但能有什麼好的結果？她底生命錯亂地開始，繼續着錯亂，但她底心不會斷

喪，她底智力還殘存。

「這樣我以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見自己手中有着一個十三歲的女郎。好幾天，自我父親死了後，祇要一聽得我話語底聲音就使她戰慄，我底撫愛使她悽傷，那祇是慢慢地慢慢地她纔和我相熟。這到是真的，後來，當她深信我確是認她是我底妹妹，當一個妹妹樣的愛她，她變得深情地依依於我；她不會把心頭的話，只半途吞吐，不直傾訴出來的。

「我帶了她同到彼得堡去。雖然那在我是痛苦，要不得和她分離——我不能常有她在我身邊——我把她安置在一個最好的學校裏。阿霞明白我們離別底必要，但就生起病來了，幾乎死去。後來她變得忍耐得多了，寄宿在學校裏，消

磨了四年，但是和我底預料相反，她差不多仍舊和先前一個樣兒。那女學監時常對我抱怨她。『責罰她是不可能的。』她說，『她好話也不順從的。』阿霞性極穎悟，功課很好，比無論那個女郎要更好；但從不肯服從紀律，頑強堅拗，看似不好交際……我不能責備她；在她底地位，她非特不願順服或者會恨恨。在所有她底同伴中，她祇和一個相投，一個既窮又醜，且被人虐待了的姑娘。和她一起撫養大的其餘的孩子，多出於良好的人家；她們不歡喜她，她們嘲笑她，無論什麼時候可能的話，總要傷她心。阿霞也毫髮不讓她們。有一次，當在上聖經班的時候，先生講到惡德；阿霞十分高聲的說，『諂媚和懦弱是最最惡的惡德。』總之，她繼續逞意做去；單是她底儀態改善了，雖然就在這一點上我恐怕她也沒多少改進。

「末了，她到了她十七歲的年紀，她不能再留在學校裏了。我見自己陷在極難措置的境地裏。突然我有個辭了職帶阿霞到海外去浪遊一二年的妙想。我想到就做了，不暇考慮——所以我們在這裏，萊茵河邊，在這裏我試想來從事於繪畫，而她呢……玩她底球戲，舉動和先前一樣的乖常。現在我希望你莫過於嚴刻地責備她；因為雖然她佯不關心，她實是珍視每一個人底意見，尤其是你的。」

迦琴重又笑他底靜謐的微笑，我親熱地緊握他底手。

「那就是事情的所以，」迦琴續說，「但我對她有棘手的時候，她像火藥。雖然一向沒有人會使她傾心過，但倘如她一墮入了戀愛那就會有磨難了！有時我不知道和她怎樣才好。你以為不久以前有一天她做了什麼？——她突然告訴我，

說是我待她比慣常冷淡了，說是她祇愛我，除了我她永不會愛何論什麼人，於是她就這麼傷心地哭起來了！

「原來是這麼的，」我喃喃地說，咬着我底舌尖。

「但是告訴我吧，」我問迦琴（我們已變成十分相契了）「那是可能的嗎，她永沒曾遇見過中她心意的人在彼得堡她一定遇到過年輕的人吧？」

「一個也不會使她歡喜，不，阿霞需要一個英雄，一個出乎尋常的人——或者一個畫中的什麼高山深谷裏的牧童。但是我絮絮不休，耽擱你了，」他加說一句，立起身來。

「一點也不耽擱，」我說；「讓我們到你家裏去吧，我不要再回去。」

「那末你底工作呢？」

我不回答。迦琴溫厚地微笑，於是我們回到L鎮去。當我遠見那山頂上的葡萄園和白的屋子時，我覺得一種甜蜜——是的一種甜蜜——在我底心頭，好像蜜是偷偷地傾入了心裏面。迦琴底一番訴白之後，我底心頭輕鬆了。

九

阿霞在屋子底門口迎接我們。我預料又被狂笑接待，但是她向我們走來，臉色蒼白，靜默無言，眼睛向下垂着。

「他又在這裏了，」迦琴開口說，「請注意，這是他要回來的。」

阿霞探索地望着我。我隨即伸出手去給她，這一次我給她那冷而纖小的手指一次緊緊的握握。我非常對不起她；以前只使我困惱的，現在我才能了解她不少，她內心的騷擾，她底不能自主，她「顯本事」的願望——現在一切對我都瞭然

了。我能透視到這個靈魂深處——一種隱隱的重量常常緊壓着她。她無經驗的自愛心不斷地麻亂地掙扎着，但是她全個身心却是向着真實努力着。我懂得了爲什麼這個奇妙的女郎引動了我；不只是滿佈了她整個嬌柔的身體的那種幾乎是天然的美引動了我，也是她底靈魂使我生了興趣。

迦琴開始在他底畫稿中搜檢。我向阿霞提議，我們應到葡萄場上散一回步。她立即同意了，欣然而又幾乎是順服地從我。我們走下了半山，坐在一塊寬闊的石版上。

「沒有了我們你不沉悶嗎？」阿霞開口說。

「那麼沒有了我，你們沉悶嗎？」我問。

阿霞從她眼梢邊望着我。

「是的，」她回答說。「山中可好？」她立刻續說；「山高不高？比雲還要高些嗎？你把所看見的告訴我。你告訴了我哥哥，但是我什麼都沒聽到。」

「你剛才爲什麼跑了開去？」我提起。

「我跑開去……因爲……我現在不會跑開去了。」她用一種信賴的，撫愛的聲調接着說。「你今天生了氣。」

「我生了氣？」

「是的，你。」

「什麼使你這樣想着？」

「我不知道，但是你生了氣，而且生氣走了。你就那麼樣去了，我極懊惱，你回來了，我極歡喜。」

「我也高興我底回來，」我喃喃地說。

阿霞微微聳了聳肩，像孩子們歡喜時常做般的。

「啊，我是善於猜度的呀。」她繼續說。「光從爸爸底咳嗽聲中，當我在隔壁房裏時候，我常知道他是不是高興着我。」

直到那一天阿霞從沒有對我說起一次她底父親，這使我驚異了。

「你愛你底父親嗎？」我問着；於是我十分的煩燥，我覺得面正羞紅着。

她沒有回答，可是也漸漸臉紅了。我們倆都默然。遠遠地在我們下面的萊茵

河上，一艘輪船急急地駛過了，留下一縷烟痕，我們倆都望着牠。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些什麼？」阿霞輕聲地說。

「你爲什麼今天一看見我就狂笑呢？」我問。

「我不知道。有時我要哭，但却反而笑了。你不該以我所做的來評判我呀，順便說起，關於綠蘭綺（註一）底那個傳說是什麼樣的故事？人能夠看見的，是不是她那岩石據說她慣把人來溺死，直到他墮進戀愛，於是她自己投下水去了。我歡喜那個傳說。路易士佛牢告訴我各種的故事。路易士佛牢有一隻黃眼睛的黑貓……」

阿霞抬起頭來，搖動她底鬢髮。

「呀！我是快樂，」她說。

那一刻，異樣的斷續的聲音傳入我們底耳來。幾百個聲音，有一定的間歇，正合唱着一節聖詩。有一簇進香人帶着十字架和旗幟正沿着我們下面的那條路上過去。

「啊，最好我們能夠同他們一起去！」阿霞說，聽着那漸漸地消寂下去的唱的聲音。

「你是這樣虔敬？」

「倘如一個人只要能夠跑到遠的地方去禱告，去做些偉大的事業——」她繼續說。「日子過去，生命溜去，我們又做了些什麼？」

「你真有志氣，」我說。「你要不徒然的生活着，你要在你身後留下些痕跡。」
「那是不可能嗎？」

我幾乎回答，「不可能！」但望着她明亮的眼睛我只低聲說「試試看吧！」

「告訴我，」在一次短短的停頓之後，阿霞說；在那停頓間一種暗陰掠過了
她，現在變成蒼白的臉兒，「你極其歡喜那個女人嗎？你記得在我們相識的第二天，我哥哥在廢墟那裏喝酒祝過她的康健。」

我發笑了。「你哥哥說笑話啊。我從沒關心過一個女人；無論如何，我現在是一個也不關心的了。」

「你又愛慕女子底什麼呢？」阿霞帶的無邪的好奇心問道，向後仰側了她

底頭。

「怎麼一個奇問啊」我大聲說道。

阿霞微微困惑了。「我是不該問你這樣一個問題，我該嗎？恕了我罷，我慣常心裏想到什麼便說什麼。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怕說話。」

「請說出來吧——爲了上帝底緣故不要怕罷。」我插說道。「我是這麼的喜歡，你終于不再對我怕羞了。」

阿霞低下了眼睛，發了一聲低低的柔和的淺笑；我從未聽得她那麼樣的淺笑過。

「那麼，告訴我些什麼吧，」她續說，理着她衣服底摺痕，使之服貼在腿的四

周，好像她是預備久坐在那裏——「告訴我些什麼，或則讀一些什麼給我聽，你記得的，你抽讀奧而琴（註二）給我們聽過。」

她墮入一種耽想中……

「而今呀，遮着我可憐的母親長睡的坟墓的枝條與十字架又在那裏？」
她低聲地說。

「那不像是在普希金書中的，」我說。

「我希願我是坦狄婀娜。」（註三）她續說，帶着同樣淒切的聲調。「對我講些什麼罷！」她突有生氣地大聲說道。

我不是在講故事的心地中。我望着她坐在那兒，浴於日光之中，平靜而柔和。

一切愉快地照耀在我們四週，在我們下面，在我們上面，——天地水即使空氣，似乎都充滿着光明。

「看，這是怎樣美麗啊！」我說，不自主地低下了我底聲音。

「是呢，美麗啊！」她回答，聲音一樣低，並不向我望一望。「倘如你我是鳥兒，我們將怎樣地高飛，我們將怎樣飛翔啊！我們會隱沒在這蔚藍裏——可是我們不是鳥兒。」

「可是我們也許會得生翅膀！」我說。

「怎麼會生呢？」

「活久一些，你自會知道。有高舉我們出塵世的情懷。不要煩惱，你也會有翅

膀的。」

「你已有了嗎？」

「我怎樣來回答你呢？我不以為我已經飛了。」

阿霞又潛然沉思，我向她傾斜一些。

「你會雙人舞嗎？」她突然問道。

「會的，」我回答着，似乎迷亂了。

「那麼來罷，來罷。我要請我哥哥爲我們奏一曲雙人舞曲。我們會得想像，我們是在飛，我們已經生了翅膀！」

她跑進屋子裏去，我在後跟着。幾分鐘後，我們依着蘭納雙人舞曲底沉醉的

樂聲，在那間狹小的房裏移步團轉。阿霞舞得很美妙，而且是舞得出神了。溫柔而婦人般的什麼，似乎突然顯現在她端莊而處女般的臉上。許久以後，我底臂還感覺得她嬌柔的身體底接觸；許久以後，我好像還聽得她急促的呼吸近在我耳邊；許久以後，她那半張半閉不轉動的兩眼，和繞着一球球鬢髮，蒼白的，但又活潑興奮的臉容，像夢中似的顯在我眼前。

(註一) Lorelei 一山岩石，在萊茵河右岸，相傳昔有女魔出沒其間唱歌以誘航行的人。

(註二) 奧而琴，普希金 (1799-1857) 詩。

(註三) 坦狄婀娜，Oniogin 中之女人主公。

十

那一整天在最愉快的情態中過去了。我們像孩子樣地娛樂着。阿霞是非常引人迷戀而爛漫自然，迦琴望着她，也是歡喜。是已經很晚了，當我告別他們的時。我們蕩到萊茵河中流時，我叫那舟子就讓小舟浮流而下，老人舉槳出水，浩蕩的河流浮載着我們而去。眺望四向，傾聽着，記省着，我心中突然感到一種隱隱的紛擾。我舉目向天，但在天上也沒有寧靜——繁綴着星星，天也好像在移動，在閃光，在顫抖；我下望河水——這兒也，在它暗冷的深處，星星閃搖而顫抖。四週似乎

有一種興奮的躍動，我心中的興奮也加烈。我憑倚舟舷，我耳邊微風底細語，船尾河水柔和的漣漪，興奮了我，而浪花底清新的呼吸也不使我涼冷。一隻夜鶯在岸上突然歌唱，感染我以牠音調底甜美的沉醉。眼淚湧上眼來，但那不是彷徨的嚮往底眼淚。我所感覺到的不是那種泛泛的感覺，而是新經驗到的一種要懷抱一切的心願底感覺，其時靈魂展張嚮應，想像牠是了解一切，愛戀了一切，幸福底企求在我心中燃起。我還不敢以適當的名兒喚它，但那是幸福，幸福底鑿求，我所渴要——正是我所憔悴着的……小舟繼續着順流而下，年老的舟子沉坐着倚槳假寐。

十一

當我下一天出發到迦琴們那裏去時，我並沒有問自己是不是我和阿霞戀愛着了，但我很想念她。我動情於她底命運，我欣喜着我們不期的相識。我覺得，只從昨天以來我纔認識她，直到那時她總是避開了我的。如今她既已終於對我傾心了，她整個的影像是被怎樣一種迷奪人心的光所耀煌着，它對於我是怎樣的新奇，有怎樣的隱隱的媚力在羞澀地張探！

我沿着那熟悉的路勇敢地走去，不時望着那遠地裏隱現的精小的白屋。我

不想到將來——我竟也不想到明天；我極快樂。

當我入室時阿霞臉紅了一下；我注意到她又已打扮得齊齊整整了，但是她臉上的表情不和她衣飾相稱。她是淒傷，而我一路來祇覺得這麼快活？在我看來，她是正像平常般的要預備着跑開去了，却努力地強使自己留着。迦琴正在那種藝術的激憤和熱烈人底特殊的心境中，那種藝術的激憤和熱烈突然像暴病一樣襲擊着那些淺嘗藝術的人，當他們想像以為他們終究如他們所說的，「捉住了自然了。」他立在一塊油畫布前，頭髮鬆散，滿身沾了油，輕健地用他底畫帚揮掃着。他幾乎兇狠地向我點一下頭，往後退一步，半閉了眼睛，於是又埋頭於他底畫上了。我不去打擾他，只靠近阿霞坐下。她漆黑的兩眼慢慢地轉向着我。

「你今天不像昨天一個樣子，」我說，那時我本想引起她唇邊的一絲微笑，但是失敗了。

「不，我不是一樣的，」她慢慢地，用一種消沉的聲調回答說，「但那沒有什麼。我昨夜沒有好好地睡；我想了整整的一夜。」

「想些什麼？」

「啊許多事情。我從小時候就有的一種習慣，一直從我和母親同住的時候起……」她發出「母親」兩個字音來很費力，於是重說了一遍。「當我和母親同住的時候……我想：爲什麼沒有人可知道有什麼事就要對他發生，爲什麼有時你看見不幸來了，你却又不能夠來避免它？爲什麼你永不能說出整個的實情？」

于是我想：我什麼都不知道，我該學習，我該從新受教育，我的教育受得極壞，我不彈鋼琴，我不能畫畫，我的刺綉也很壞。我沒有技能和我在一塊一定要感覺到沉悶的。」

「你對待你自己太苛刻了，」我回答說。「你已讀了許多，你深有教養，而且有你底聰明靈慧……」

「我是聰明靈慧的嗎？」她問，帶着這樣天真懸直的好奇心，所以我不自主地大笑了；但是她却一絲不笑。「哥哥，我是聰明靈慧的嗎？」她問迦琴。

他不回答只繼續做他的工作，高舉手臂，時時換他底畫刷。

「有時候我不知道我腦裏正浮過些什麼，」阿霞現着同樣沉思的神色說。

「有時候祇有上帝知道，我竟至怕起自己來。啊，我是怎樣希願……！當真女子不該多讀書嗎？」

「那不是必需的，但是——」

「告訴我，我該讀些什麼？告訴我，我該做些什麼？我願意做你所告訴我的每一件事。」她添說道，帶無邪的信賴轉向着我。

這是第一次我不能想出什麼來對她說。

「你和我在一塊不感到沉悶嗎？」

「你怎麼會得這樣設想呢？」

「啊，謝謝你！」阿霞回答說，「我想你會感到沉悶的。」她熱熱的纖手緊緊

地壓住了我的。

「N——！」迦琴在那時刻叫了起來，「這背景太暗淡了嗎？」

我走到他那裏去了。阿霞起身跑開去了。

十二

一點鐘後，她回來了，停立在門口，用手招招我。

「聽着！」她說。「要是我死了，你會哀傷嗎？」

「你今天有着怎樣怪僻的思想！」我大聲說着。

「我以爲我不久將死了；我有時候幻覺到四週的一切都在告別我了。死比這樣的活着好得多。啊！不要像那樣地望住我；真的我並不裝假。我又將見你害怕了。」

「你以前見我害怕嗎？」

「倘如我是這樣的怪僻，我確是不該被責備的。」她說，「你看見嗎，我連笑也不能啊……」

她繼續悽傷而發呆，直到了黃昏時候。某種我所不能了解的什麼正在她內心交錯着。她底眼睛常停住在我身上；那迷惘的凝視下，我底心輕弱地怔忡着。她似乎平靜了，但每當我望着她時，我常想要去告訴她莫要被激動了。我愛慕她；我發現在她蒼白的臉容上和她遲疑猶豫的一舉一動中一種動人的美。爲了某種原因她以爲我頹然不快。

「聽着！」剛在我告別之前，她說。「我以爲你當我輕浮愚蠢，我心頭苦惱着。」

在將來常信任我所告訴你的話罷，但也要對我十分的坦白。我給你個口約，我願常把真情告訴你。」

這「口約」又使我發笑了。

「啊！不要笑，」她激發起來說道，「否則我今天將把昨天你所對我說的話對你說了，『你爲什麼狂笑呢？』」在停歇了片刻後，她加說道「你可記得你昨天說過關於翅膀的話？我底翅膀已經生了，可是沒處好飛。」

「信我，」我喃喃地說，「一切的路都展開着給你……」

阿霞緊切地懇切地望入我底眼。

「今天你看不起我，」她說，蹙着眉。

「我——看你不起」

「什麼回事？你們兩個都這樣的頹喪！」迦琴插口道，「要我再像昨天一般，給你們奏雙人舞曲嗎？」

「不要。不要！」阿霞說，扭着她的手，「今天什麼都不要！」

「我不在強迫你；平服你自己罷。」

「什麼都不要！」她重說一遍，臉變得蒼白……

「可是她已愛了我？」我想着來到萊茵河邊，那時萊茵河底黑浪急速地滾滾前去。

十三

「可是她已愛了我？」下一天早晨我一醒來就問自己。我不要內省自己，我覺得她底印像，「佯笑的女郎」底印像已自鐫上了我底心靈，我覺得我不會立刻就逃避了它。我到——去，整天留在那裏，但只見到阿霞一下子。她覺得身體不好，她害着頭痛。她只下樓來一刻。她底頭包紮着，她看來是消瘦蒼白了；她底眼睛幾乎合上了。她無力地微笑說，「這會過去的，這算不得什麼；事事過去的——這話不可靠嗎？」於是走了。我覺得愁悶。世界好像是悽傷而空虛的了。可是很久

很久，我纔決下走的心，直到夜深才回去，沒有再見她一面。

下一天早晨在半夢自覺的狀態中過去了。我要做些工作，但是不能做；我什麼也不要做，甚至什麼也不要想——但那也不成。我徘徊鎮上，回了家，又跑了出去。

「你是N先生嗎？」一個孩子底聲音在我後面問了起來。我回頭一望，看見一個童子立在我面前。「這是安娜德佛牢萊茵（註一）給你的。」他說，授給我一張短簡。

我拆開來，看出是阿霞底不整齊而急促的手筆。「我一定要見你一見，」她寫着。「今日四時到靠近廢墟的路上的石頭小禮拜堂來。今天我不勝冒昧來罷，

爲了上帝底緣故！你將知道一切。只對送信的說聲『是』。

「有回信嗎？」童子問。

「去回報個『是』。」我回說，於是童子跑去了。

（註一）佛牢萊茵德小姐之稱。

十四

我回到了房裏，坐下來，開始想。我的心急速地跳着。我把阿霞底信讀了幾遍。我望了望鐘；時間還沒到十二點。

門開了，迦琴進來。

他底臉色抑鬱。他捉住了我的手，握得緊緊。看來他非常受了激動。

「什麼事？」我問。

迦琴移了一張椅子，坐下在我底對面。

「四天前我底故事教你吃驚，」他開口說，遲疑地而又勉強地一笑，「而今天我更要教你吃驚呢。和無論別個什麼人，我或許不敢如此坦白。但你是個好人——你是我底朋友，你不是嗎？請你靜聽我說：我底妹妹阿霞是在愛你！」

我一驚立了起來。

「你底妹妹，你說……」

「是呀，是呀，」迦琴打斷了我說。「我告訴你她是瘋了，還要驅使我發瘋，但是，還算僥倖，她不知道怎樣說謊——她信任我。啊，那女孩子有的是怎樣一個靈魂呀……但是她將毀了她自己。她必定毀了她自己！」

「你弄錯了，」我開口說。

「不，我沒有弄錯。昨天，你知道，她不得不躺了大半天；她沒吃什麼，但她並不訴苦——她從不訴苦。我並不不安，雖然晚上她微微發燒。昨夜大約兩點鐘時候我被房東太太叫醒了：『到你妹妹那裏去。』她說，『她似乎病了。』我奔到阿霞那裏，見她還穿着衣服，有一個厲害的寒熱，流着淚；她底頭灼熱着，她牙齒震戰着。『什麼回事？』我說，『你病了嗎？』她投伏在我頸上，懇求我能怎樣快就怎樣快地帶她走罷。如果我還願意她活的話。我莫知所以，竭力來平服她。她底哽咽只是更甚了，終於在她淚流中我聽得——總之，我聽得她是在愛你。我實對你說，你和我，懂理的人，簡直不能照樣幻想出：她是怎樣深深地感動着，她底熱情挾着怎樣出奇的力量操縱着她。熱情襲擊她，一樣地出人意外，一樣地不可避免，就像個霹

靄一樣。你是個極可愛的人。」他續說着，「但是她爲什麼愛你到如此地步，我該自承，我不能懂得。她說，她在第一天瞥見你時就戀慕着你了。那就是爲什麼那一天她哭了，她要我相信她除了我不要另愛他人。她以爲你輕看她——以爲你也許知道她是誰。她問過我曾否把她底歷史告訴了你。我自然說『不』，可是她是怪伶敏的。現在，她只有一個心願：她要走，而且要立刻就走。我和她一起坐到早晨。她定要我答應明天我們不再在這裏了，直要到那個時候她纔能安枕。我想了又想，最後決定來對你說。我底意思，阿霞是對的——我們所能做的最妥當的事是走了。要是沒有一個念頭來到我腦裏阻止了我，我今天早帶她走了。也許——誰知道呢？——我妹妹引動了你？倘如是這樣，那麼爲什麼我該帶她走了呢？最後我

決計擺脫了一切虛偽的羞辱……此外，我也已注意到一二件事……我決定從你這裏來證實……」可憐的迦琴變成十分擾亂了，「請恕我」他加說，「我是不慣於這種激動的。」

我拿了他底手。

「你要知道我是否歡喜你底妹妹嗎？」我用堅決的聲調說。「是，我確歡喜你妹妹。」

迦琴望着我。「但是」——他遲疑着——「你不願和她結婚吧？」

「你怎麼要我回答這樣一個問題？你自去裁量吧？我現在怎麼能夠？」

「是呀，我知道，我知道，」迦琴插斷了我說，「我沒有絲毫權力來強求你一

個回答，我問你的話是唐突之至——但是我又能怎樣呢？人不該和火玩耍的。你不了解阿霞。她是易於生病；會跑開了；會要你私下去會她；別人或者會隱藏一切而等待着，但她不會。這是她初次的遭逢——所以要棘手。倘如你只要看見她今天上午伏在我腳邊的哽咽，你就會懂得我底懼怕了。」

我沉思。迦琴底話——「要你私下去會她」——刺入了我底心。不以同樣的坦白去還報他可敬的坦白，在我似乎是可恥的。

「是。」我終於說了，「你沒錯。一點鐘前我接到你妹妹一張短簡，這就是。」迦琴拿了短簡，急速地注目看完了；他讓兩手掉在膝上。他臉上驚訝的樣子非常有趣，但我不覺得想笑。

「你是，我重說一遍，一個值得尊敬的人。」他說，「但我們現在能夠怎樣呢？——怎樣呢？她自己要走，却還要寫信給你，而且責備她自己冒昧……她怎末會有時候寫這封信的呢？她要你些什麼呢？」

我安他心，我們就開始力求鎮靜，來討論我們該取的步驟。

這是我們最後所決定的。爲預防不幸計，我將到指定的地點去，和阿霞作一個詳盡而真實的剖白。迦琴答應留在家裏，好似絕不知道關於她短簡的事；晚上我們預定再見一次面。

「我完全信任你的，」迦琴說，和我握手。「垂憐她和我罷。無論如何我們明天要走了，」他又說道，立起身來，「因爲你永不會娶阿霞的。」

「容我考慮，到今晚爲止，」我說。

「隨你底意罷，但你永不會娶她的。」

他走了，我伏在沙發上，閉了眼睛。我底頭暈眩着，過多的印象霎時間全都擠了攏來。我惱恨着迦琴底坦白；我惱恨着阿霞；她底愛使我喜悅，使我苦惱。我不能懂得什麼道理會教她告訴了她底哥哥。一個刻不容緩，幾乎是頃刻之間的決斷底必要苦痛着我。

「娶一個她那樣性格的十七歲女郎；那怎麼可能？」我說着，立起身來。

十五

在指定的時間我橫渡了萊茵河，我在對岸所遇見的第一個人就是早晨來到我那裏的那個童子，他顯然是在等待着我。

「從安娜德佛牢萊茵那裏來的，」他低聲地說，交給我一個短簡。

阿霞通知我會面地點底更改，要我一點半鐘之後，不要到那小禮堂，而到路
易士佛牢家裏，要我去敲門直上三層樓去。

「又是『是』嗎？」童子問。

「是」我重說了，沿着萊茵河岸走着，沒有時間回家去，我也不要在街道之間徘徊。市鎮底城牆外有一座小花園，設着玩木球的場和幾座爲愛好啤酒的人而設的酒座。我就走進去。幾個上了年紀的德國人正玩着木球戲。木球大聲地滾着，時而有叫好的喊聲可以聽到。一個秀麗的女侍者，淚汪汪的眼睛，拿給我一杯啤酒。我對她望，但她急速地轉過身走了。

「是的，是的，」一個鄰座的紅面頰人說，「我們底漢卿今天非常悲傷——她底情人當兵去了。」

我望着她，她正立在一個角裏，手支撐着頭，她底眼淚不住地沿着她的手指淌下。有人要啤酒；她拿給他一杯，於是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她底悲傷動了我的

心；我開始來想到我將去赴的那個約會，但是我底思念不是歡悅的却是困惱的。我並不是懷了輕快的心情去赴會；我不是去投身於相互戀愛底歡快裏，只是去實踐一句約言，去履行一個困難的任務。「人不該和火玩笑的」迦琴底話似乎刺進我底心，像箭一樣。那不只是四天前的事嗎，在任河流浮蕩的小舟中，我渴望着幸福？這變成可能的了，而我搖曳着，我推它開去，我不得不推它開去……它底急驟擾亂了我。阿霞本身，和她火烈的性情，她底歷史，她底教育——這個動人的奇特的人啊——我該自承，她驚住了我已許久了。我和我底情緒掙扎。指定的時間挨近了，「我不能娶她，」我最後決定了；「她永不會知道我也愛她。」

我立起身，將一個推勒（幣名）納在可憐的漢卿底手中（她謝都不謝我），

我向路易士佛牢家出發。黃昏的陰影早已在空中展佈着，黝黑的街上面的狹條天空因落日底映照而映成玫瑰紅色。我輕輕地叩門，門立刻開了。跨過了門檻，我見自己在黑暗中。

「這裏來，」一個老婦人底聲音說；「盼望着你呢。」

我走了兩步，摸索着我的路，覺得什麼人底手在我自己底手裏。

「你是路易士佛牢嗎？」我問。

「我是的，」同一的聲音回答，「我是的，我底美好的年青人。」

那老婦人領我上了壁立的樓梯，停在三層樓上的一個門口。湊着那來自小窗口的黯淡的光線，我見到那狹長底嬌婦底皺了的臉。她薄薄的唇上是一種狡

黠可憎的微笑，朦朧的兩眼旋轉着；她指着一扇小門。手痙攣的一動，我開了門，進去之後又把它關上。

十六

我走進了的小房間簡直很暗，起初我看不見阿霞。她是裹在一條長的圍巾裏，坐在近窗的一張椅子上，掉轉了頭，試要像隻被驚的鳥，藏起它來，她急促地呼吸，渾身戰慄。我爲她覺得不可言說的難過。我走到她身邊；她祇是對我掉轉得更遠些……

「安娜尼古萊夫娜，」我開口說。

她突然斂容；她要來望着我，但是不能夠。我捉住她底手；那是冰冷，好像死了

似的攤在我的手裏。

「我要來……」阿霞開始說，強要微笑，雖然她底蒼白的嘴唇不肯服從她；
「我要來……不，我不能！」她又說，於是住了口。每說一句話，她底聲音越見碎了。
「安娜尼古萊夫娜！」我重說一遍，連我也不能再說什麼了。

我們倆默着無聲。我繼續握住她底手，望着她。她像先前一樣，坐着，擠作在一團，呼吸艱難，咬着她底下脣，因此好不哭而抑住湧起的淚流。我望着她：她在怯弱的兀坐不動中，有些動人地軟弱無力的樣子；看來她好像曾經是疲乏極了，只剛好找到椅子，就倒在那上面。我底心在我心頭消溶。

「阿霞！」我用了一種幾乎聽不見的聲音說。

她慢慢地舉起眼來向我啊，一個戀愛的女子底目光——誰能夠描寫？那雙眼懇求着，牠們顯露信心，牠們探問，牠們降服……我不能抗拒牠們底誘惑。牠們底深秘的火燎燒我全身，像燒紅的針鑽刺着我。我俯下身，吻她底手。

我聽得一種像一個斷續的嘆息的戰慄的聲音，我覺得在我髮上一隻像一片葉樣的顫抖的手底輕輕撫摩，我舉起我底頭，見到她底臉。怎樣突然地啊，它變了容了！害怕底表情幾乎都全消失，她底目光好像已遙遙去遠，在後勾引着我；她底嘴唇微微張着；她底前額像大理石一樣的白，她底鬚髮向後披去，好像是被風吹散了似的，我什麼都忘記了。我拖她向我身邊來；她底手服從着我，她底全身隨後拖了過來，圍巾從他肩頭滑下，她底頭輕柔地按在我底胸頭——按在我灼熱

的嘴唇之下……

「是你底，」她喃喃地說，一種幾乎聽不見的低聲。

我底臂已摟抱着她底嬌體……突然，迦琴的話底回憶像電光一樣閃射過我底心中。「我們在做着什麼呀？」我喊着，跳向後去。「你底哥哥……全知道了……他知道我來要和你會面……」

阿霞頹然坐到一張椅子裏。

「是的，」我續說，立起身，走到屋子底那一頭去；「你底哥哥什麼都知道了……我迫不得已告訴他……」

「你迫不得已？」她不清楚地說。她顯然不能回復她自己，不十分懂得我。

「是的，是的」我說，有些惹怒，「這樁事，全該責備你——單是你爲什麼你把你的衷心告訴了他？什麼強迫你把一切都去告訴你底哥哥？他今天到我那兒來，把所有你會對他說的話都告訴了我。」我竭力不去望着阿霞，用了大的步子踱步室中。「現在全都失掉了，全都失掉了！」

阿霞想要從她椅上立起。

「留着，」我喊說，「請留着。你不得不對待一個正實的人，是的，一個正實的人——但憑上帝的名義，什麼興奮了你？你看出我有什麼變化？我不能欺蒙你底哥哥，當他今天到我那兒來的時候。」

「我在說些什麼呀？」我對我自己說，我想，我是一個不道德的欺騙的人，迦

琴知道了我們底會面，全都發覺了，全都洩露了——這些念頭，不住在我耳邊哄響着。

「我不會叫我底哥哥來，」阿霞說，語聲驚怯，「是他到我那兒來的。」

「看你做了什麼呀，」我續說，「而現在你又要走了……」

「是的，我定要走了，」她說，一樣的低低的聲調。「我請你到這兒來單爲向你話別。」

「而你以爲，」我大聲的說，「那在我是容易的嗎，來和你分離？」

「但是你爲什麼告訴了我底哥哥？」阿霞一再說道，十分的迷亂了。

「我已早告訴了你，我非如此做不可。倘如你不先洩露了你自己……」

「我把我自己鎖在我底房裏，」她一無虛飾地說，「我不知道房東太太有着另一根鑰匙。」

這番誠樸的辯白，在這麼一個時候從她口裏吐露，在當時差不多使我發氣，但在現在我不能想到了而不動情淚下。那個可憐，誠實，赤心的孩子！

「現在全都完了！我重又開始說。」全都現在，我們定要分離了，我偷偷地望着阿霞，她底臉龐頓變紅了。我覺得她既害羞又害怕。我踱來踱去，像一個熱病的人在說話。「你不讓剛祇漸漸成熟的溫情有醞釀的時候，你自己先斷了我們底友誼，你不相信我，你疑惑我……」

當我一邊在說着，阿霞的身體越傾越向前來，到末了她跪下膝來，掩藏她底

臉兒在她底手中，而哽咽哭了。我跪近她身，試要扶起她來，但她不肯依從我。我不能忍受女子底眼淚；一見了它們，我立刻着了慌了。

「安娜尼古萊娜夫阿霞！」我不斷地一再的說，「請——我懇求你——看上帝底面上——止住了吧！」於是我又拿了她底手。

但使我大大的驚愕，她忽然躍起身來，急如閃電衝向門口去而消失了。

幾分鐘後，當路易士佛牢走進房來，她見我兀立在室之中央，好像中了電擊。我不能懂得怎麼這次的會面是這麼快的就告了結束，而且是這麼一種愚笨的樣子地——告了結束了，在我不及說出了我所要說的話的百分之一，或者我應該說的百分之一之前，並且竟在我自己知道牠會怎樣告終之前。

「佛牢萊茵已走了嗎？」路易士佛牢問我，豎起她淡黃的眉毛，直豎到她假髮底鬢邊。

我像個呆子樣的望着她，於是離了屋子。

十七

我匆匆出鎮，走向田野間去。懊惱，瘋狂的懊惱咬噬着我底胸頭。我陣陣痛責我自己。爲什麼我竟會不明白阿霞爲何要變更我們相會底地點？爲什麼我竟會不理會她到這個老嫗底所在，定要費她多少的苦心？爲什麼我不留住她？剛才和她一個人在那間幽暗，薄薄有光的房裏，我竟找到了力量，我竟找到了勇氣去棄了她，竟去痛責她。現在，她底印象追逐着我。我求她底寬恕；記憶着她底蒼白的臉龐，她底含淚羞怯的眼睛，她低垂的頸上的舒直的頭髮，她底頭躺在我胸頭的輕

柔的接觸——能不燃燒着我。「是你底……」我聽得她底低語。「我爲良心所驅使」我不住對我自己一再的說……那都不真實！我當真要這麼一個結局？可能和她分離？我沒有了她可過得？「瘋人！瘋人！」我滿懷怨憤，一再的說。

同時夜漸漸降來了。用了大的步子，我向阿霞所住的屋子進發。

十八

迦琴出來迎我。

「你見了我底妹妹沒有？」他一見了我，就大聲問我。

「她現在沒在家嗎？」我問。

「沒在。」

「她沒有回來嗎？」

「沒回。那是我底不好，」迦琴續說。「我沒有耐心等候。和我們底約相反，我

到那小教堂裏去過；她不在那裏。所以我想來她是不會去？」

「她不會到教堂裏去。」

「你也沒見過她嗎？」

我不得不承認我已見過她了。

「在什麼地方？」

「在路易士佛牢底家裏。一點鐘之前，我和她分離。」我又說道，「我確當她是回了家的。」

我們走進屋子，相並坐下。我們靜默着，我們倆個都覺得難堪。我們不斷地旋過頭來，望着門口，我細聽着，末了迦琴跳了起來。

「這樣不興！」他喊說。「我覺得怪不好過，上帝呀，她會要麻煩我死了！讓我們去尋她去。」

我們走出。現在天已是十分的暗了，

「你剛才和她談些什麼？」他問，拉下他底帽子，遮住眼睛。

「我見她的面只有五分鐘。」我回答他。「我將她說的話，一如我們所決定了的。」

「我想，」他續說，「我們還是分路去尋去；那樣，我們會快一些尋到她。無論怎樣，一點鐘之內，回到這裏。」

十九

我急促地穿過葡萄園，下了山徑，走向鎮裏去。我急穿過所有的街，各處都找遍，望了望路易士佛牢底窗子，便回到萊茵河上，沿岸奔跑。偶或我看見女子底身影，但阿霞，沒處可以見到。那不再是懊惱咬噬着我底心頭；而是一種隱隱的恐懼，苦惱着我；我所感覺的，不單是恐懼了，而且也是悔痛，也是猛烈燃燒着的悔心，也是愛——是的，最最溫柔的愛！我扭着我底手，望着漸漸濃密的夜底陰影叫喚阿霞，先是低低的叫，但到後來每次叫得越發高越發高了；我重重說了百千遍，我愛

她，我發誓我永不離棄她；我願傾我世上的所有，來再握一握她底冰冷的手，再聽一聽她底低幽的聲音，再看見一次她在我底面前！她是那麼近我，她抱了萬分的堅決，出于心懷底無比的純潔來委身於我，她帶給我含苞的青春……而我不把她緊緊擁在胸頭，却去剝奪我自己那樣幸福，看她可愛的小臉龐會要怎樣閃耀着歡樂和狂悅底沈靜底幸福……這些苦思驅我發狂。

「她又跑到什麼所在去呢？她對自己有了什麼舉動呢？」我懷了頹廢的失望底憂心而喊叫。那時候，有白的東西閃現在河岸上。我知道那所在——那兒，在一個約模七十年前淹死了的人底墓上，立着一個半埋在地裏，上面刻有斑剝的銘文的十字架。我底心在我裏面消沉。我跑向十字架去；白的身影消失了，我叫

「阿霞！」我狂野的叫聲驚嚇了我——但沒人應聲。
我決定去問迦琴，他可會找到了她。

二十

匆匆打小徑上山，我見阿霞底窗裏有一盞燈光。這似乎使我寬了心。

我走上屋子去，門已上了門。我叩着樓下不點燈的房間底窗子當心地開了，
迦琴底頭探出來。

「你已找見了阿霞沒有？」我問他。

「她已回來了，」他低聲答我；「她現在在她房裏解衣。全都無恙。」

「謝謝上帝！」我心頭是不可言說的狂喜，我喊道：「謝謝上帝！現在全都會

好了，但你知道，我們還得再談談呢。」

「下次吧，」他悄悄地說，拉上了窗；「下次吧，但現在再會罷！」

「到明天再說罷，」我喃喃地說；「明天全都會解決了。」

「再會！」迦琴重說一遍。

窗關上了。

我幾乎要叩叩那窗子。我要立刻告訴迦琴，我要向她求婚。但這樣一個婚議……在這樣一個時候……「等到明天吧，」我想「明天我將幸福！」

「明天我將幸福了！」幸福沒有明天——牠竟也沒有一個昨天；牠不記得過去，不念及將來，牠單有現在——竟還不是一天，祇是一刻。

我不記得我怎麼樣回向乙鎮去。那不是我底腿帶了我走，那不是一隻小舟把我渡過了河，是大的強韌的翅兒舉起了我高飛。我經過一叢灌木，那裏面一隻夜鶯正在唱着。我住足靜聽：在我看來牠是在唱着我底愛，我底幸福。

二十一

第二天早晨當我走近那所熟悉的屋子時，一種情形驚愕了我：所有的窗子都敞開了，門也開着；紙屑粒亂散在門階前；僕人在門口出現，手裏是掃帚。

我向她走去。

「他們已經走了！」她叫道，當我還不及問「迦琴在家嗎？」之前。

「走了？」我複說一遍。「你是什麼意思？他們到那裏去了！」

「他們在今早六點鐘走了的，不說到那兒去。請等一刻，我想來你是N——」

先生？」

「是的，我是N——先生。」女主人有一封信給你呢。」女僕跑上樓去，給我拿來一封信：「這兒，先生。」

「但是不會的……怎麼會……？」我開始說。女僕笨拙地望着我，繼續掃她的地。

我拆開了信。那是迦琴給我的——從阿霞那兒不見隻字。他開頭就請我不要因為他們底突然的告別而見怒於他；他確以為在一再反省以後我會首肯他底決斷。他不能夠找到別種方法，脫離這一種將成艱難險惡的境地。「昨夜，」他寫着，「當我們倆靜默地等候着阿霞時候，我最後深信這個離別底必要。有種偏

見，我是尊重；我深明白你不能娶阿霞。她已全盤告訴了我，爲她底寧靜起見，我不得不允許了她幾次三番的懇求……」在信底結末，他表示我們底一番相識就這麼快的告結束了的歉意，願我幸福，緊緊友誼地握個手，還求我不必再去尋訪他們。

「什麼偏見？」我喊道，好像他還能夠聽得見似的。「什麼廢話！誰有權利好把她從我這裏帶走？」我緊捧住了我底頭……

女僕高聲地叫喊房東太太；她底驚嚇使我恢復了自己。我祇有一個念頭在我心中——就是去找他們，不論千辛萬苦地去找他們。我不能夠死心地接受這個打擊，來順受這個結局。從房東太太那裏得知他們乘六點一班的輪船，

下駛萊茵河去。我跑到賣票處，據人告訴我他們買了到科洛尼底票子。我回轉家去，抱了立刻整裝追蹤他們的決意。我偶然走過路易士佛牢底屋子。忽然我聽得有什麼人在喚我。我抬起頭來，在前一天我會見阿霞那房間底窗頭看見村長孀婦底面龐。她笑着她底令人憎惡的微笑，並用手招我。我正要旋轉身去，但她在後喚我，說是她有些東西要給我。這些話牽住了我，我走進她底屋子去。我又如何來解釋我底心緒，當我重看見到那間房間？

「照理我早就應該給你的，」老嫗開始說，示我一張短簡，「倘如你自己親身來了，但你是這麼一個美好的青年人，所以你就拿去罷！」

我拿了短簡。

在一張小的紙上匆促地用鉛筆草着下面的字句：

「別了，我們將永不會再遇見了。那不是驕矜，使我走了；不，我非如此做不可，昨天當我在你面前哭泣，倘如你是說了一個字，單單一個字，我會留着的。你沒說那個字——所以那很明顯，事情還是這樣的好。永遠別了。」

「一個字……」啊，我是怎樣的一個瘋人呀！那一個字……我前一天曾經含着眼淚一再說了。我曾經把它擲給野風，我在荒漠的田野間一再說了，但是我沒對她說出——我不會告訴她說是我愛她！那時候，我連念那個字竟也不能。當我遇見她，在那間不祥的房裏的時候，我不清楚地意識到我底愛；牠竟還沒有喚起，當我和她底哥哥同坐在那可笑而又痛苦的靜默中；牠祇迸發而出，挾了不可

抵禦的力量，在數分鐘後，那時候我恐怕肇禍，開始去尋她，去喚她……但。那已是太晚了。「但這是不可能的！」人家會對我說，我不知道那是否可能或不可能，我單知道那是真實的。阿霞或許永不會走，倘如在她底天性中有一絲風騷底影子，倘如她底地位不是虛偽的話。她受不了別的女郎或者能夠受得了的：我不懂得那一層。我惡意的命運之神曾經止住了我唇上的告白，當我末一次在那黑暗了的窗邊遇見迦琴，所以我還能緊握住的末一根線終於從我手裏溜去了。

那同一天，我捆束我底行裝，回到L——鎮，向科洛尼進發。我還記得當客輪漸漸駛動，我向所有那些我所永不能忘懷的街道，所有那些我所永不能忘懷的所在默然話別的時候，我看見漢卿，她正坐在近河岸的一張長椅上。她底臉兒蒼

白，但不淒傷；一個美貌的年輕人正立在一旁，一邊在笑着，一邊在告訴她些什麼；在萊茵河底彼岸，我底瑪利亞繼續從老槐樹底暗綠的蔭樹間淒傷地向外望着。

二十二

在科洛尼我追跡到迦琴們底蹤影，得悉他們已到倫敦去了；我追跟他們，但在倫敦我底探訪全歸徒然。好久的時候我不能自安於命運，好久的時候我堅持我底探訪，但到後來，我也不得不放棄找尋他們的所有的希望了。

我從此不再見到他們了——我竟也從此不再見到阿霞了。關於他們的不確實的傳聞倒有傳到，但她是永遠消失了。我竟也不知道她是否還活着。有一次，幾年之後，當在海外，我在一列駛過的火車底車窗中看見一個女子，她底臉龐使

我憶起那個永遠忘不了的姿容。但我或許因為什麼偶然的相像而錯認了。阿霞存留在我底記憶中，依舊是我一生最好時候所認得，也是最後一次見她靠在一張低的木椅底背上的一個的女郎。

我得自承我為她的悲傷，不久就消失；我竟親眼見著命運善為擺佈，來阻止我和她結合。我以這種思念自慰：我有了這麼一個妻子，或許倒不是幸福。那時候，我還年輕，將來，那短促流逝的將來，在我看來是廣大無垠。我想：「那種重複再演的事竟是不能比先前的更好，竟是不能比先前的更美滿的嗎……」我識得了別個女子，但那蜜情，曾被阿霞在我心頭喚起的那種燃燒、溫柔、深郁的蜜情，我不再識得了。沒有別的眼睛可以替代了那雙眼睛，那雙眼睛曾經一度這麼充滿

了愛的轉向着我——沒有別的心曾經在緊擁在我心的當兒，我底心會感到那麼歡樂的甜蜜去應合！永被罰在一個無家飄蕩的人底孤獨的生活裏，我拖延着我淒涼的歲月，但是我保存着，當作神聖的遺物，她底小小的短簡和褪了色的香葉花——就是那朵她有一次從路易士佛牢窗頭擲給我的花。它仍含蘊着一縷微弱的香氣，但是那隻給我那朵花的手，那隻我祇有一次能夠緊壓在我唇上的手，或許，或許久已在墓裏枯爛了罷……

而我自己——我又幾度滄桑？我還有什麼殘留？那些幸福，煩惱的往日，那些高遠的希望，高遠的抱負，還有什麼殘留。從一枝不足輕重的植物散透出的微弱的氣息，却悠度過人底所有的歡樂，所有的哀愁——竟悠度過人兒自己。

版
所
書 黎
局 明
有 權

1933, 8, 10 初版

1—2000.本

實價三角

黎明小叢書

阿霞姑娘

著者 屠格涅夫

譯者 席滌塵

出版者 黎明書局

發行者 徐毓源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黎明書局

代售處 各省各大書坊

黎字九〇號(丁)

竹布衫

何家槐著

何先生的創作，以渾厚、熱烈、深湛勝，凡曾讀先生小說者，類能道之。本書各篇，均係先生最新之傑構，其渾撲幽美處，有如鄉村少女之竹布衫。然『白舅舅』與『冬宵』能運輕靈之側筆，以劑極度之哀感，足見技術之深湛。『一個兵士的妻子』的狂熱真摯之愛，汜濫洶湧，不可阻遏，其力量之偉大至足駭人，洵愛好文藝者不可不讀之佳著。

▲ 四八開一〇八頁

黎明小叢書之一
黎明書局出版

實價每冊三角

黎明
小叢書

俞雍衡著

【一】家庭幻術

「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幻術是製造笑料的藝術，利用人類心理上的弱點或物質上的特長，能演出驚心動魄出人意表之象。既可鍛練己之機警復可怡人心意，誠高尙之消閒。本書爲名魔術家俞雍衡君編著，集大小幻術四十則盡取籌備簡易隨時隨地可試演者，如在家庭中表演，必當增家庭樂趣不鮮。

四八開
一〇六頁

實價三角

黎明書局出版

著萍衣章

作創新最萍衣章

小嬌娘

本書爲章先生最新短篇創作，除小嬌娘，花小姐，初戀，阿順等編外尚有吳曙天女士的『瘋了的父親』其文字之豔麗，情感之豐富，那是無容再介紹的，不過有一點須特別提出來，即本書所集幾篇其中且具極深濃的『人間味』，而不是章先生過去的作品所曾有的，愛好文學者莫交臂失之。

黎明書局出版

二十二年
.....
三五〇頁

實價四角

英漢對照

文學名著叢譯

伍蠡甫主編

悲慘世界 (印刷中)

伍光建

Hugo: The Miserables

新哀綠綺思 實價六角

伍蠡甫

Rousseau: The New Heloise

威廉的學習時期 (印刷中)

伍蠡甫

Goethe: Wilhelm Meister's

Apprenticeship

阿侃新和倪珂蘭 (印刷中)

劉麟生

Aucassin and Nicolette

情詞選 (印刷中)

顧仲彝

Love Lyrics

哥德譚話錄選 (印刷中)

孫寒冰

Goethe's Conversations

With Eckermann

魯拜集選 (印刷中) 伍蠡甫·吳劍嵐

Fitzgerald: Rubaiyat of Omar

Khayyam

盧騷懺悔錄 (印刷中)

鮑思信

Pousseau: my Confession

黎明書局印行

編主凡夫王

書叢小學文明黎

元二購合 角三冊每

絕妙詞鈔

李寶琛選

三十六鴛鴦

呂曼雲選

竹布衫

何家槐著

往者已矣及其他

王夫凡譯

女生生活素描

鄭媛等著

花椒

陳大慈著

水面落花

徐蔚南著

家庭幻術

俞維衡著

阿霞姑娘

席滌塵譯

自知之術

郝耀東譯

行發局書明黎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2 58168

E19699

綠營圖書館



~~66/2/13~~